

· 書的慧智 ·

哲學夜話

培 著等根

李 編逸嘉





善行與真求
的要重最學哲是
標目大兩
●泰爾伏●



● 書 的 慧 智 ●

版 出 坊 書 樹 春 常

話 夜 學 哲

著 等 根 培

譯 編 逸 嘉 李

：您給獻
 受享的維思和靈心
 ·書的慧智·

哲學夜話



目錄

哲學的價值·····	羅素·····	七
危殆中的人類生活·····	羅素·····	八
人生·····	雪萊·····	二
青年的不朽感·····	赫茲烈特·····	六
君子的定義·····	紐曼·····	三
論幸福·····	托爾斯泰·····	元

過一個良好生活的第一步	托爾斯泰	三四
愛情與人生	泰戈爾	八一
論愛與其他	紀伯倫	一〇〇
人格的培養	愛默森	一〇〇
讀書樂	洛布克	一〇四
美的意義	武者小路實篤	一〇六
孤獨散步者的夢想	盧梭	一二二
論學問	培根	一二五
說野心	培根	一二七
論閒逸	蒙田	一三〇
論悲哀	蒙田	一三三
論說謊的人	蒙田	一三七
我們不懷疑的那些事物	笛卡爾	一四二
論機運	馬丁	一四九
擇友	泰耶	一五一
婦女的天職	戈斯	一五三

死亡論·····	秦勒·····	一六
論科學·····	雷姆生·····	一六
哲學與文化·····	杜威·····	一七



哲學的價值
多半不在其確定性的質上尋得

· 素 羅 ·

哲學的價值

事實上，哲學的價值多半在其不確定的性質上尋得。未經哲學薰陶的人，度其一生於成見的囹圄中，成見源於常識，其時代潮流或其國民之日常想法，及未經其審慎理智考慮，或通過而孕育於其胸中的信念。對他來說，塵世趨於明確、有限，和一目瞭然。尋常事物引不起問題，不熟悉的 ممکن 事物，則不屑一顧。相反地，一旦我們著手用哲理推究，我們立刻發現，甚至最平常的事物，也導致無法圓滿解決的問題。哲學雖不能肯定地告訴我們其所引起的疑問的真相，它却能擴大我們的思維，使它們免受習俗箝制的可能性。因此，哲學雖減少我們對事物實質的確定感，它却增長我們對事物真相可能性的知識。



以前時代的
從未像我們這個時代
迫切需要一些
公開說出如何生活的
人。

危殆中的人類生活

經過東西方大國政府的率意行動，逐日使得世界在本世紀末，將不可能有活人存在。而這種危險逐漸顯化，各國政府已盡其所能地做出擴增這種危險的一切可能的事來。十五年前原子彈震撼了世界。如今它却被稱為「戰術武器」，是微不足道的。隨之而來的是氫彈。每個人都主張，必須不使它在尚未掌握它的國家中普遍起來，理由是這樣會增加核子戰爭的危險性。從提出這種看法時起，氫彈仍在散佈，而且在繼續散佈着。

雖然意外戰爭之危險已為人們清楚地認識，但人類絕對不會做過任何事以消滅這種危險。雖然現今的諸般政策若繼續實行下去，將使得人類生活之完結成為指日

可待，而且幾乎是絕對的事，然而千人之中沒有一人主動地瞭解到這事實。政府的專家們知道這一點，但爲了他們的私人理由，而向雇用他們的政府說謊，而政府們絕不會發現他們說了謊。爲了權力、名聲或金錢，要人們，大多是年長的要人，一定得使小市民愚昧無知。

那麼我們就如此安靜地坐以待斃嗎？

我們之中有人認爲這是錯誤的。但當主要的宣傳機關敵視時我們怎麼辦呢？惟一能使人們瞭解這些事實的方法，是找出甚至連敵對的出版界都會注意的抗議方式。有段時間，「阿德馬斯頓行進」(Aldermaston Marches) 可作此用，但它們在今日已不再是新聞了；時際已到臨，或者說，即將面臨到大規模的內部反抗（它須是非暴力的），才能將人們從他們政府所預備的集體滅亡中解救出來。

無可懷疑的是，若這些事實東西方都普遍地爲人瞭解；那些被政府指定爲毀滅之犧牲品的人們將會熱情地抗議，而使得政策不可避免地做全盤的改變。瞭解那種危險的人不可能容易地使一般人都知道它，但若他們作了抉擇的話，他們能够表現這樣的態度，使他們的抗議爲人們知曉。當這些抗議漸爲人們知曉，而且知道更多時，他們會說服那些已經定讞的正走向死亡之途的無知男女及孩童，使他們回頭而向生命之途走去——比以前所知者更爲完美的生命，那將是不再由仇恨及恐懼所主宰的生命。許多人爲著保持愉快而應用盲目與健忘

，他們說：「噢，但是你不該破壞法則——無論如何你在民主國家裏不該如此！你該使用掌權者使你很難或幾乎不可能使用的說服方式。若那些方式被證明為不合式時，你必須允許犧牲者快活地步入死亡之域。」這種觀點並不是任何深懷慈悲的人，所瞭解的到危險之存在時，而能够誠實地採用的。

法則在事實上之重要，不能輕易違背，因為沒有了對法則的敬意，就不能有一個能够寬容的社會。但是不論何時，能比多數人更能深入地思考或領會的人們，已經發現他們與社會中流行的一項或多項的信仰相衝突。而那些已經處於這種衝突裏的人中，其多數人結果被後世視為在智慧或慈悲心上「超人」的人。

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

以前的時代，從未像我們這個時代這樣，迫切需要一些公開說出如何生活的人，不管當政者如何高聲為死亡喊叫，從未有全體人類都遭受威脅。也從未有知識使得如此的謀殺政策變為可能。

若你估量你的朋友、孩子或者是估量個人與國家認為適當的光耀成就具有價值，你的責任——或者說，你的權益——是以各種可能有效的方式去抗議。這樣做時你可能會受苦。但痛苦裡，你也將能保有一種深厚的幸福，而不易受到災難的毀滅者的操縱。



人生
這絕大的奇蹟
我們並不讚美它
因為太神奇了
· 萊 雪 ·

人生

人生和宇宙——姑勿論我們稱我們的
身之所爲及心之所感者爲何，——都是奇
妙的東西。慣見的烟霧蒙蔽我們，叫我們
不去究詰我們的實在。我們對於人生若干
草率的修飾，讚不絕口，但它的本體却是
一個絕大的奇蹟。國家的興亡，朝代的隆
替，以及對於這些興亡隆替的意見；宗教
和政制的盛衰興廢——凡此，對人生究有
什麼相干呢？我們所居的地球所起的變遷
，以及構成地球的元素所起的作用，跟生
命相比，又算得什麼？衆星和諸太陽形成
的宇宙——我們所居地球，也是衆星之一
——及其運動和歸宿，比之人生，又算得
什麼？人生，這絕大的奇蹟，我們並不讚
美它，因為太神奇了。我們對這太實在而

又太幽玄的東西，幸而有習焉不察做屏障，才不致震駭，否則爲其目的的那些機能，就被埋沒，並且備受威脅了。

假如一位美術家，把心中所設想的太陽，列宿和諸行星體系在夜空所呈現的洋洋大觀，用語文描述，或繪在畫布上，再用天文學的智慧給我們講解，我們已經驚嘆莫名，更不用說把這些尚未存在之前如何措置的情形，告訴我們了。又假如他想像地球、山岳、海洋和江河的景色，百草繁花，以及樹林裏諸般綠葉千差萬殊的形形色色，日出日沒之時隨之而來的繽紛霞彩，溷濁或清朗的大氣所發出的諸般氣味，這些東西在尚未生成之前，是如此如彼，一一給我們描繪出來，我們便會詫爲絕大奇談。但現在人們都不甚以這些爲異了，若有人以濃厚的嗜好去認識它們，大家便把那人推崇爲風雅異常，而且是出類拔萃的人物。芸芸衆生都不理會他們的。對人生亦然——而且不理會人生的人，還包括人人在內哩。

人生是什麼？我們或有意或無意對此湧起了思潮，湧起了情感，於是我們就運用語言文字去表現我們對人生所起的情思。我們誕生了，而我們誕生的情形已不復記憶，我們嬰兒一時的情狀，也只有零零碎碎的憶念；我們活下去，在生活之中，我們倒把對人生的領悟忘失了。若以爲語言文字可以道破我之爲我的奧秘，那是何等狂妄啊！用得正確，也許還可以叫我們明白自己的愚昧無知，只此已足多了。我們爲什麼有生？我們何自來？我們又何所往？

誕生是我之爲我的開始，死亡是我之爲我的完結嗎？誕生與死亡又是什麼呢？

最精練的論理抽象，造成一個人生觀，這在認識上，雖然足以使人驚訝不已，然而在事實上，凡是反覆湊合的習慣識覺，早已在我們裏面消滅無形了。它從萬事萬物演出的場面，扯去了五彩繽紛的帷幕，這是真的。有些哲學家說，除了我們覺得是如此如彼之外，便無一物存在，我供認我自己就不能拒絕贊同這個結論的人們中之一個。

對於這個論斷，所有我們的勸誘，都一力加以反對，我們一定要經過確鑿的論證，許久之後，才相信外物所成的實體宇宙，只是「由造夢幻那一種原料造成的」。關於心與物的通俗哲學驚人的謬妄，以及由此推行出來的致命的道德後果，它們論及萬物起源的強橫武斷，早就就導我們走入唯物論去了。唯物論，對於幼稚和淺薄的人，是一個迷惑人心的學說，它只許它的弟子高談濶論，免得他們用心去思考。我就不滿意它對於萬物所提出的這一種見解；人是具有高尚抱負的存在，他們「也瞻前，也顧後」，他們「游心於無窮無盡的永恒」，要求與突變和毀敗連成一氣；不能想像自身是個大虛無；只在未來和過去存在，彼之爲彼，不是現今之彼，而是過去之彼，和將來之彼。不管他究竟的真歸宿是什麼，他的內心都有一種一力反對虛無和崩解的精神。這是一切生命和一切存在的特性。每個人同時是圓心，也是圓周；是萬事萬物所環拱的中心點，也是包容萬事萬物的周界。像這樣的意思，是對於心

與物所持的唯物主義和通俗哲學所不容的；它們只有理智的系統符合一致。

要將好學深思之士已經耳熟能詳的論證，作一個冗長的摘錄，實在是謬妄之舉，一個要爲文論列奧妙論題的作家，只有向這種人說法。關於理智的體系，說得最清楚而又最精警透闢的，大約要算德裏蒙爵士的『學院質疑』了。有了這種解說，還想把它譯成適足以喪失原有的力量，及一經變更，便不免毀損其恰當適切的譯文，那真是蠢事。智力最精細的人士，倘細心一點，一字一字地把它細察，便能够洞悉在推理上沒有一系列思想，能免於走到他已經提了出來的結論。

接納了以後，又怎樣呢？它並沒有建立一種新的真理，它對於我們潛隱的本質，以及這本質的活動，甚至這本質的本身，都沒有新添的灼見。哲學雖然要很耐煩才建立得起來，但它既擔當爲過度生長的世代作前鋒，它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它向着這個鵠的前進一步；它摧毀謬誤，並拓清謬誤的根苗。它遺下一個罅漏，那是政治改革家和道德改良家常常遺漏的。它把心靈導入心靈所由發揮作用的自由，但那種自由却流於把心窺自己剗造出來做工具的語文和符號濫用了。符號一詞，應作廣義的解釋，它的意義，包括此詞應有的正解，以及我個人特殊的解法。照我的解法，差不多凡是素認的物象，都是符號，不但代表物象的本身，還代表其他足以引起一個又足以引起一連串思想的意念。我們的一生，就是這麼的一種謬誤的

教育。

讓我們反省一下我們兒時的識覺罷。我們對宇宙和對自身所得的領悟，是何等分明而熱烈啊！那時候，社會生活上有許多情狀，在兒時的我們看來是很重要的，但如今却一點也不重要了。我堅持要比較的，還不是這一點。我們不慣把我們目之所見和心之所感的一切，與自己判別。它們彷彿是要構成一個龐然大物，對方另一層，有些人永遠都是小孩子。凡是沉溺於所謂幻想狀態那一種人，都彷彿覺得我們的本性融化在週遭的宇宙裏面，或者說，彷彿週遭的宇宙都與他們的自我通統融合了。它們沒有區別的意識，這些狀態往往先於人對人生有了非常熱切和非常生動的領悟而發生，或者伴隨著那種領悟一齊發生，或者繼其後而發生。及至長大成人，這種能力普遍都衰萎了，於是他們就變成機械的和習慣的工具。因之，感情和理性相繼變成一大堆困惑的思想，和一連串反復重演的所謂印象湊合而成的結果。

純理哲學最精的演繹所提出的人生觀，便是統一的人生觀。覺識之外無一物存在。兩者間的差別，只不過是兩種思想的名目不同而已。俗人將此兩者強為區別，一則名之為觀念，一則名之為外物。若依照同一的推理線索追究下去，就見得分明各別的心的存在，和此刻正用來究詰心的本然那一種是存在，都一樣是錯覺。「我」「你」「他」這三個字，都不是表示存於思想的集合體之間任何實有的差別的符號，只不過是用來表示一個心靈所作的不同的形

容的表記而已。

別以爲這個理論會導入一個悍然的臆斷，說此刻寫作者、構思者的那個「我」，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一個心靈。我只是它的一部分罷了。「我」和「你」和「他」這三個字，都是文法上的機智，其所以發明純然爲了排列起見，此中完全沒有通常附會在它們之上的強勁排他的意義。要找適當的名詞去表示純理哲學開導我們那種十分微妙的概念，是很困難的。我們正賴於語言文字拋撇我們的邊緣，又何怪當我們俯視我們所知非常之少的黑烏烏的深淵之時，我們會變成頭昏目眩呢。

不管拿什麼理論體系去看，萬物的關係始終不變。此所謂「萬物」是指思考的對象——即是指拿一種思想去思考別一種思想，內中還附有區別的認識而言。這些的關係是始終不變的；這就是我們的知識的材料。

生命的原因是什麼？換言之，生命何由而生，有什麼與生命判然各別的東西曾經或正在對生命起作用？人類有典可稽的世代，無時不營營役役去發明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結果呢，從前是——宗教。然而，正如通俗哲學所指陳，萬有的根基斷不是心靈，這是確鑿不過的。據我們所經驗到的心性質而論，（超過了那種經驗的範圍，爭辯是徒勞無益的！）心靈不能塑造，它只能認識，據說這也是原因。但原因一詞，只表示人心對於所由認識兩個意念的相

互關係那種情形的某種心理狀態。假如有人想知道應用通俗哲學以臨這個大問題是怎樣的不滿人意，那麼，只須公公正正反省一下，思想在他們自己心裏發展的狀態就得了。要說心——即存在——的原因與正心復相同，那是斷無此理的。